

山西运城盐湖吕儒先秦大型聚落群近年工作收获

吕儒遗址位于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姚孟街道吕儒村，地处运城盆地腹地，南距盐湖约7公里。三普资料显示该区域包含吕儒、吕儒东两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运城盆地东部聚落考古调查中在吕儒遗址发现有仰韶晚期、庙底沟二期、龙山时期、夏及早商时期遗存。近年来，在配合基本建设考古和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中在这一区域又有不少新发现。

2022 年 11 月至 2023 年 3 月，为配合岳坛 110 千伏变电站工程建设，在吕儒村西北约 200 米处发掘 1500 平方米，清理东周时期灰坑 208 座。

2023 年 10 月至 2024 年 2 月，为配合盐湖区五星级酒店、中传数学文旅基本建设，在阳倦村南 200 米、吕儒村东 800 米处发掘 2000 平方米，清理夏时期灰坑 38 座，以不规则椭圆形为主，出土陶器有陶鬲、甗、单耳罐、小口尊、瓮、甗等。

2023 年 11 月，为配合盐湖区朝元路（勤学街—舜帝街）项目建设，在姚孟村东南约 400 米，吕儒村西南约 1 公里处发掘 210 平方米，清理夏时期灰坑 7 座、东周时期灰坑 1 座。夏时期灰坑为圆形或椭圆形，多为圜底，出土陶器有陶鬲、圆腹罐、单耳罐、甗、器盖、大口尊等。

2024 年 3 月至 8 月，为配合盐湖区舜帝街（解放路—学苑路）项目建设，在吕儒村西南 600 米处发掘 2000 余平方米，清理夏时期灰坑 51 座、墓葬 2 座。灰坑多规模较大，以椭圆形长条状为主，出土陶器有陶鬲、甗、单耳罐、双釜盆、大口尊、小口鼓腹罐、四足方杯等，还发现有玉钺、铜铙、卜骨、陶纺轮、骨铙、骨簪、骨针、石刀、石镰、石铲、石斧等器物。

2025 年 1 月至 5 月，为配合盐湖区 YBXG-2408 号宗地考古前置工作，在吕儒村南约 50 米处发掘 3000 平方米，清理早商、西周及春秋时期灰坑 310 座，墓葬 5 座，以春秋时期遗存为主，早商时期遗存主要位于发掘区北部。早商时期灰坑多为椭圆形圜底坑，时代集中在二里岗上层



YBXG-2408:早商陶鬲



YBXG-2408:早商陶鬲



YBXG-2408:早商陶甗



盐湖区舜帝街建设项目：四足方杯



盐湖区舜帝街建设项目：单耳罐



盐湖区舜帝街建设项目：玉钺

河南三门峡湖滨区发现春秋至民国墓葬

甘棠学校南墓地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区景园路与焦国路西北，陕州古城外东北角。墓地西距黄河约 1.5 公里，南距青龙涧河约 1.5 公里，地处豫豫两省交界处。2024 年 6 月至 2025 年 7 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甘棠学校南墓地展开发掘，三门峡市仰韶文化研究中心配合发掘。

主要收获

2024 和 2025 两个年度共发掘各类遗迹 850 处，其中墓葬 545 座、灰坑 248 座、房址 8 座、窑址 2 座、沟 18 条、瓮棺葬 2 座、埋藏坑 3 个、灶 7 座、井 2 眼、路 1 条等。出土遗物 3600 余件（组），其中陶器 1463 件、铜器 767 件（组）、瓷器 626 件、铁器 369 件（组）、石器 186 件、玉器 51 件（组）、铅锡器 65 件（组）、骨器 61 件、蚌器 24 件、金器 1 件、银器 2 件等，主要器形有陶罐、陶壶、陶耳杯、陶甗、陶盂、陶豆、瓷罐、铜钱等，另有少量釉陶博山炉、陶圈厕、铜镜、铜剑、铜带钩、车马器等。

本次发掘清理的遗迹以墓葬为主，按时代可划分为五期：

第一期 为东周时期，以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为主，共清理了 101 座，主要分布在发掘区北部及中部偏北，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葬布局乱中有序，同期墓葬间无打破关系。按照墓向可分为两组，东西向一组，南北向一组，应为两个不同的族群。从墓葬规格和随葬品情况来看，东西向一组应较南北向一组社会地位更高。墓圻均呈长方形，直壁、平底，部分填土经过夯打。葬具以单棺重棺为主，兼有少量重棺葬。随葬品组合以陶鼎、陶豆、陶壶为主，多置于铜戈、少数墓葬随葬有铜礼器、铜剑、铜戈、铜车马器，另有不少墓都出土有似圭片的碎石片，具体功用有待进一步整理、检测确定。

第二期 为秦汉时期，以东汉时期为主，兼有少量西汉、西汉、新莽墓葬，共清理 85 座，多分布于发掘区北部及中部。布局排列无甚规律，同期墓葬间无叠压打破关系。部分两两成对分布，推测为夫妻并穴合葬。西汉时期主要为长方形竖井墓道土洞墓，东汉时期多为长方形竖井墓道砖室墓，多为单室墓，仅有少量多室墓。葬具均为单棺。多数墓葬随葬品组合为壶、罐、仓，少数墓葬随葬有铜镜、印章、釉陶器、铁器等，随葬品多置于墓室内墓门旁及棺内。

第三期 为唐宋时期，以北宋墓为



Y3、Y4



东区上层结束照



M73②-1

主，兼有少量唐墓及金墓，共清理 139 座，集中分布于发掘区中部和南部。多组墓葬东西排列分布，同期墓葬间见有打破关系。三期墓葬形制大体相同，多数为长方形竖井墓道单室土洞墓或长方形斜坡墓道单室土洞墓，另有少数长方形阶梯墓道单室土洞墓、竖穴土坑墓及瓮棺葬，相较于前两期本期破坏相对严重。墓道大多向南，墓道相较后期瘦长，墓道、墓室面积大体相当，均为普通平民墓，唐墓见少量婴幼儿墓及非正常死亡墓葬。墓圻平面均呈长方形，直壁、平底，墓门形式多样，见有以石块、青砖、土坯砖等多种封门材料。随葬品种类繁多，生活性较强，见有陶罐、陶壶、瓷碗、瓷枕、铜钱等。少量金墓见有镇墓砖。

第四期 为明清时期及以后，以清代中晚期墓葬为主，兼有少量明墓，共清理 216 座。发掘区内均有分布。清代中

时期，其中 H277、H278 出土遗物丰富，发现有陶鬲、大口尊、盆、小口罐、圆腹罐等陶器，还出土陶龟 1 件及少量卜骨、铜凿、石斧、贝饰、骨锥、圆陶片、陶纺轮等器物。两周时期遗存丰富，遗迹以灰坑为主，多呈椭圆形或不规则形，圜底坑居多，个别灰坑发现有壁龛及填土中埋人现象。出土陶器有陶鬲、陶豆、陶盆、陶罐及大量的圆陶片，还发现少量陶纺轮、石刀、石斧、石镰、石圭、陶拍、骨簪、骨锥、蚌刀等，小件铜器有铜缚、铜铙、铜刀、铜锥等。

2024 年 12 月 26 日，盐湖区文物部门于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期间，在吕儒村东紧靠村庄断面上发现一组早商时期陶器，包括甗、簋、小底缸各 1 件，还发现有漆皮残片，疑似为一座墓葬。除此之外，运城市考古队近年来还在吕儒村周边四处地块勘探出大量夏商、两周时期遗址及墓地，遗存密集。

根据以往调查和近年来在吕儒村周边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以吕儒村为中心，包括陶上村南、姚孟村东、阳倦村西的范围内包含有仰韶晚期、庙二、龙山、夏、早商、西周、东周等时期遗存，聚落群总面积超 350 万平方米。目前的发现较为零散，所发现的遗迹以灰坑为主，应主要是各时期居址区，遗址群内各时期的聚落分布、规模、功能结构、聚落演变等均不清楚，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系统工作。

吕儒遗址是环盐湖边缘“师村—镇村—汤里”聚落群之后，另一处先秦时期连续发展的大型聚落群。吕儒聚落群时代内涵丰富，延续时间长，以夏商周三代遗存为主，这一区域位于运城盆地腹地，南距盐湖约 7 公里，对探索盐湖的早期开发与利用，环盐湖地区聚落形态演变，推动夏商文明、晋文化研究等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运城市文物保护中心 运城市考古队 执笔：崔俊俊 刘岩 穆文军 陈海波 贾高强 李辉）

晚期墓葬为多组墓葬东西排列分布，同期墓葬间少见有打破关系，但叠压前期墓葬现象较多。均为长方形竖井墓道单室土洞墓。墓道大多向南，墓道相较前期比例稍宽，墓室面积大于墓道，不同社会阶层间葬制及随葬品没有显著区别。墓圻平面多呈梯形，直壁、平底，墓门少见封门，有封门者多使用土坯砖。随葬品种类单一，黑釉瓷罐及铜钱为最常见随葬品，女性会随身随葬少量铜、银质饰品，此外见有少量瓷碗等。少量具有一定社会地位者会埋藏石质墓志铭。

第五期为民国时期。数量极少，仅见两座，墓葬形制及随葬品与上期基本一致。

另有 2 座墓葬时代不明。

价值意义

根据发掘材料来看，本次发掘的主要价值和意义有以下四点：一是时代序列连贯完整。以战国中期、东汉、北宋及清代中晚期为盛，表明在两千多年时间里陕州古城位置应变化不大。二是遗迹密集，叠压打破较甚，说明这一地区土地利用频繁，人类活动密集，陕州古城人口稠密。此外，墓地内墓葬形制多样，涵盖竖穴土坑墓、长方形竖井墓道土洞墓、长方形竖井墓道砖室墓、偏横室墓、偏洞室墓、隔山葬、分头葬等不同 的葬葬形式，可谓是古代豫西地区世俗生活的“样本库”，生动体现了不同时代古人的思想、文化、风俗。三是出土遗物类型丰富、数量可观。至目前为止共收集小件 3600 余件套，陶瓷片 659 袋，采集各类土样 2484 袋，人骨样本 2144 袋，兽骨样本 229 袋。涵盖历代上至贵族使用的青铜礼器、玛瑙琉璃饰品等，下至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用具及钱币等各类标本。器物材质及器类的多样化也表明陕州先民社会风俗、文化潮流亦是自周礼高雅向汉唐宋世俗再至明清务实的发展脉络，这一发展脉络与主流社会相一致，与中华古代国家文明的文化发展节奏一致。四是 G3 的发掘及 M78 墓志的出土佐证了 G3 与陕州城内主要水利设施广济渠的高度关联性。G3 三层堆积表明了渠道在唐宋、明清两期时大致走向一致但水道不同，与文献记载相一致；进一步明确了清代中晚期广济渠在东城门外自北向南流动转为向西流动进而流入城内的拐角的具体位置。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执笔：尚元昕 崔诗嘉 周润山）

二山位于山东省滕州市东南木石镇东台村西北，距滕州市区约 30 公里。自西南—东北，依次为大山、二山、三山，三座小山相连。由于长期的开山采石，对二山的南坡、北坡，三山北坡、大山仅存西南坡等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根据往年和本次的考古调查及发掘情况，三山遗址主要文化内涵为汉代，为研究该地区古文化聚落分布及社会生活状况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2022 年 6 月，调查中发现二山山顶有古墓暴露，报经国家文物局同意，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滕州市文物局、滕州汉画像石馆、滕州市考古研究所联合组队，于 2022 年 10 月至 12 月对该墓进行了考古发掘，编号 M1。

考古发掘

墓葬开凿于二山顶部，凿石为圻，为南北向的石坑竖穴石椁墓。由封土、竖穴墓道、椁室等部分组成。该墓历史上 3 次被盗，均直达墓室。由于多次盗扰，墓口局部已暴露在外，地表有较多散落的石块。早期盗洞位于竖穴北部偏西，不规则椭圆形，在盗洞内采集有陶鼎足、鼎耳、鼎口沿、陶片等随葬品的残片，陶器多难以修复。据村民介绍，在 20 世纪 90 年代和 2000 年前后，又遭到 2 次盗掘，盗洞分别位于竖穴的中南部和东部。中部盗洞平面呈圆形，东部盗洞平面长方形，中部和东部盗洞内采集有较多酒瓶、塑料等现代垃圾。

封土现状大致呈圆形，直径约 17、残高约 1.2 米，北部及西部地势较低处封土堆积较厚，未经夯筑，封土上部以黄黏土为主掺杂碎石，中下部灰褐色掺杂大量大小不一的石块，封土四周包裹三重不规则石块垒砌的低矮石墙，上近正方形，中、下重为近圆形，应该是为了减少水土流失，达到保护封土的目的。石墙由 3~6 层直径 0.3~0.5 米的不规则石块砌筑而成，宽 0.2~0.4 米。下重石墙距封土边缘约 2 米。在封土东北部下重石墙内出土铁铤 1 件，已锈蚀。

在北部、东北部和东部的封土下发现石坑三处，编号 K1、K2、K3。K1 未发现任何遗物。K2 平面长方形，用石块垒砌四壁，坑底部出土铅车马明器。K3 平面长方形，底部为基岩，以不规则石块垒砌四壁，坑内出土动物骨骼，骨骼断面整齐。

墓圻平面长方形，口大底小，口部南北长 3.2、东西宽 5.6、深约 4 米。因岩体高差墓口岩体不规整，东壁与北壁低于其他两壁，墓口用块石平铺错缝垒砌齐平，块石均为未经加工的原石。以长方形石块垒砌数层，使墓口平齐规整。墓壁开凿的较为粗糙，石壁不规整，凿痕清晰。

竖穴内填土层层夯实，夯层、夯窝明显，夯层厚约 0.18~0.2 米，中椁室 42 层，西椁室 15 层（墓口至 1.4 米未经夯打）。近竖穴底部的填土中出土半两钱 3 枚。

墓底并置三个椁室，分为西室、中室和东室，三个椁室均严重盗扰，西椁室和中、东椁室之间被一道不规整石块垒砌的石墙隔开作为界线，石墙中部大段墙体被盗掘破坏。为便于区分，将西椁室编号 M1-1，中椁室编号 M1-2，东椁室编号 M1-3。分述如下：

西椁室（M1-1） 西椁室填土为灰黑色，夹杂较多碎石子，经夯打，土质较硬，夯窝及夯层不甚明显。

墓底南北向置一单石椁，内长 2.10、宽 0.73、高 0.73 米。石椁制作一般，东侧板中部被盗掘破坏，盖板由 2 块石板组成，底板 1 块，四壁均为整块石板制成，侧板和挡板接合处有榫卯结构。东、西侧板上部凿有凹槽。底板及四壁内壁均刻有几何图案或图像，雕刻技法为线刻。底板刻十字穿壁图案；南挡板内壁刻常青树图像；北挡板内壁刻十字穿壁图案。东、西侧板内壁刻几何纹。

西椁室底部置木棺 1 棺，已朽，发现零星红色漆皮碎片，形制不清，棺内有人骨架 1 具，因盗掘严重，仅见零星肢骨，葬式、头向不清。随葬品仅存 4 件（组），其中半两钱 2 枚，见于西室内中部扰土；铜带钩 1 件，见于西室内中部扰土；灰陶罐 1 件，置于西侧板外西北部；

中椁室（M1-2） 中椁室填土主要为黄黏土，夹杂较多碎石子，经夯打，底部填土与上层完全不同，与西椁室填土一致，土质较硬，夯窝及夯层较明显，每层之间夹杂一层白色风化岩石子，通过分辨填土的不同，可以确定第二次开挖的南北向竖穴墓道东西宽 1.55 米，但长度和深度无法准确判定。

墓底南北向置放石椁，内长 2.13、宽 0.75、高 0.73 米。石椁制作规整，盖板由 2 块石板组成，底板 1 块，四壁均为整块石板制成，侧板和挡板接合处有榫卯结构。东、西侧板上部凿有凹槽。底板和四壁内壁均刻有几何图案或图像，雕刻技法为线刻。南挡板内壁刻十字穿壁图案；北挡板内壁刻常青树图像。东、西侧板内壁均刻绶带玉璧图案。

椁室底部置放木棺，已朽，仅可见灰色朽痕，形制不清，棺内未发现人骨架。室内未发现随葬品。

东椁室（M1-3） 东椁室填土为纯净的黄黏土，经夯打，底部填土与上层完全不同，与西椁室填土一致，土质坚硬，夯窝及夯层明显，填土夯层 43 层，竖穴上部至距墓口 0.6~0.9 米深处夯层厚约 0.16~0.18 米，其下夯层厚约 0.07 米，夯窝直径 0.05、0.06、0.07 米。

墓底南北向置一石椁，内长 2.13、宽 0.75、高 0.74 米。石椁制作规整，盖板由 2 块石板组成，底板 1 块，四壁均为整块石板制成，侧板和挡板接合处有榫卯结构。东、西侧板上部凿有凹槽。盖板、底板和四壁内壁均刻有图案，雕刻技法为线刻。盖板内壁刻竖纹；底板刻 3 个竖纹；南挡板内壁刻常青树图案；北挡板内壁刻竖纹。东侧板内壁刻 2 个竖纹。西侧板内壁刻 2 个竖纹。

椁室底部置木棺 1 棺，已朽，仅可见灰色朽痕和较多红色漆皮碎片，棺内有人骨架 1 具，因盗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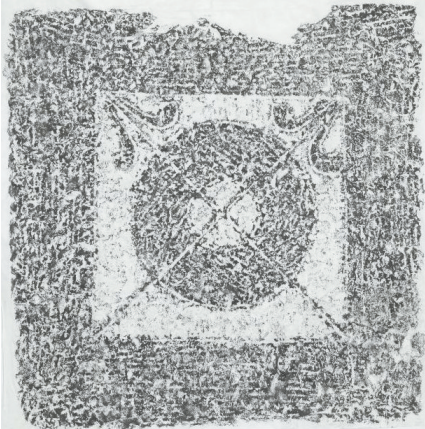
山东滕州二山山顶发现西汉石椁墓



K2



K3



M1-2中室南挡板十字穿壁

严重，仅见零星肢骨，葬式、头向不清。椁室西侧有一用碎石砌成的边箱。内放置随葬品陶器。随葬品共 10 件（组），其中陶鼎 2、陶盒 2、陶壶 2、陶盘 1、陶匜 1、小陶罐 2 件。另外，椁室内扰土中采集道光通宝钱 1 枚。

主要收获和初步认识

本次发掘出土文物 30 余件，主要以陶器为主，质地均为泥质。其中陶器 17 件（组），包括鼎、盒、壶、盘、匜、罐；铜钱 6 枚；铁铤 1 件、铁铲 1 件；六博棋子 4 件。初步认识如下：

石坑竖穴山顶汉墓在滕州首次发现，依据现场打破关系看，西室早于中室，中室早于东室。据目前考古发现，石坑墓墓葬形制在江苏徐州发现最为集中，是西汉时期徐州地区的主要墓葬形式，通常位于山顶位置的石坑竖穴墓时代较早，多为西汉早期。该墓东椁室边箱未遭盗扰，陶器组合完整，为鼎、盒、壶、盘、匜、罐组合，均为彩绘陶，在白陶衣地上绘红彩，为西汉时期常见的器物组合。与枣庄小山西汉画像石墓、滕州官桥南山西汉早期出土的陶器组合相近。西椁室内和竖穴填土出土的半两钱是文景时期的四铢半两，未见武帝时期的五铢钱，判断其时代要早于西汉中期。结合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组合及石椁画像看，三个椁室的下葬时代均为西汉。综上判断该墓的年代下限应在西汉中期汉武帝元狩五年始铸五铢钱之前。

从发掘情况看，墓圻内填土来源显然不一，西部填土灰黑色，夹杂较多碎石，为开凿墓圻所致较为杂乱。中部为黄黏土夹杂碎石块和白灰，东部为纯净细腻的黄黏土，应该是从山下平地运来，或许与葬俗和埋葬时间有关。

关于三具椁室之间的关系，目前还缺少直接证据，但三具椁室共用一座封土，且同一竖穴内，墓葬规格大致相当，时代亦较接近。从现场看，西室为单独一个单元，中室和东室为一个单元，三个墓主之间是否夫妻或家庭成员关系，尚难以做出准确判断。

三山的岩层大致向北倾斜，山体南坡及下部为东黄山组黄绿色薄层页岩，该岩层薄而易碎；覆盖东黄山组之上的岩层为北庵庄组浅灰色石灰岩，位于山顶及北坡，这座汉墓即始建于二山山顶的北庵庄组浅灰色石灰岩中。该墓的石椁盖板石碎块为灰黑色石灰岩，与大山、二山、三山所产北庵庄组石灰岩区别明显，与母祖山采石场炒米店组中段的链条状灰岩、竹叶状灰岩、小鲕粒灰岩等特征也不相似，与墓地之南，隔薛河相望的龙山采石场底部岩石相似程度高，初步判断该墓石椁很可能产自龙山脚下。龙山下部岩性为炒米店组下段灰黑色石灰岩，官桥汉墓文化园中也发现这种灰黑色石灰岩做成的石椁。由此初步推断，龙山脚下曾经存在在官采石场，并与母祖山同期。龙山官采石场石灰岩石质细腻，耐风化，适合雕刻细节丰富的画像石。母祖山采石场主要产出岩石为泥质条带灰岩、链条状灰岩、竹叶状灰岩等，石材含有不同程度的泥质，材质稍粗糙，仅适合粗线条雕刻，且耐风化程度稍差。官桥村南汉墓群中，石椁有大约 40%~50% 的石材产自母祖山，其他灰黑色质纯石灰岩，很可能产自龙山。二山山顶汉墓石椁石材非产于本地山体，而是来自南面隔河相望的龙山，龙山与母祖山官采石场同期为周边墓地提供石材。

二山山顶西汉画像石墓虽然盗扰严重，但西椁室出土的陶器组合完整，画像石也保存较好，为研究滕州地区山顶石坑竖穴墓的分布、汉代画像石的起源、汉代的丧葬制度和物质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滕州市文物局 滕州汉画像石馆 滕州市考古研究所 执笔：张会民 朱超）